



Daniel Keyes

# 第5位 莎莉

(美)丹尼尔·凯斯 / 著  
小知堂 / 译

*The  
Fifth  
Sally*  
Daniel Keyes

# 第5位莎莉

[美]丹尼尔·凯斯 / 著  
小知堂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位莎莉/(美)凯斯著;小知堂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39-4551-9

I. ①第… II. ①凯… ②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0212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 第五位莎莉

|      |                                                            |
|------|------------------------------------------------------------|
| 作 者  | (美)丹尼尔·凯斯                                                  |
| 责任编辑 | 蔡宛若                                                        |
| 特约策划 | 吴 静                                                        |
| 封面设计 | 引文馆·李道娥                                                    |
| 出版发行 | 文化艺术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
| 网 址  | www.whyscbs.com                                            |
| 电子邮箱 | whysbooks@263.net                                          |
| 电 话  |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br>(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
| 版 次  | 2010年9月第1版<br>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870×1260毫米 1/32                                            |
| 印 张  | 10.5                                                       |
| 字 数  | 180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039-4551-9                                     |
| 定 价  | 28.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大师名作坊

---

邂逅永不褪色的经典

| PART · 1  
| 第一部



为了清楚呈现我们之间的经过，我被遴选出来记录所发生的事，因为我是唯一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人。我的名字叫德瑞，但今天不是我执意要出来玩的，是娜拉。她的脑子忽然被希腊悲剧完全盘踞住，因此陷入沮丧的情绪中，回到遥远的孩提时代。她想起童年时夏日在海边嬉戏的情景，于是决定到海边走走。从曼哈顿搭乘地铁抵达科尼岛时，不知是否因为四月下雨天又是晚上的关系，内普顿和蒙梅街人烟稀少，除了几个用报纸裹住身体保暖的醉汉倚门而卧之外，几乎看不到来往的行人。娜拉的心情没有因为来到心目中想拜访的地方而好转起来，反而因为看到这幅景象而下沉。她觉得时间好像暂时冰冻，只等待夏日的人潮来溶化。她以为科尼岛是四月雨夜里最孤寂荒芜的地方。

但是，除了纳桑之外。她记得纳桑终于开放，宛若是一处散发光和热的绿洲，于是让自己随着心中那丝光线引导，慢慢浮沉到那儿去。纳

桑同样人潮不多，但是可见到人行道上有些人喝着纸杯咖啡，一边嚼薯条和咬着号称是“世界最驰名的热狗”。如果不是正在节食当中，而且娜拉一心想赶往海边，我想我会去买条淋上黄澄澄芥末、夹上德式泡菜、看起来鲜美多汁的热狗来品尝。在这样一个雨夜里享用香喷喷的热狗和薯条，应该是很舒服的，但娜拉的心思似乎一点儿也不在这里，她只停下脚步看看表，暗暗地记住十点四十五分这个时间。

沿途，我看见几个穿补丁粗纹布牛仔褲的年轻人，在互相传递一只棕色袋子。当他们倾袋倒出里面的东西时，正好抬头瞥见娜拉穿过位于纳桑旁和冰果冻小摊之间的那条暗巷。娜拉一心只想往海边走去，并未注意到这幕情形。她脑海中正重演二十年前在如潮如涌的海滩上筑完沙堡，然后滑入水中洗净身上残沙的那幕情节。

还没走完油黑的木板栈道，海水混合着海沙的咸湿味已飘入鼻中。娜拉一脚踢掉鞋子，双脚沉进沙中，让脚趾间感觉粗粗细细的沙砾。她一边往让人联想到荷马笔下枣红深海的暗处前进，一边脱下身上的塑料雨衣，随手丢在沙滩上。沙滩早已被散落的垃圾污染了，其中偶尔还看得见动物的排泄物和随着海水飘出又飘回、仿佛已带回远处讯息的保险套。她在脑中画出一个问号，为什么看到这些保险套会联想到自己是个要将人生终结堕胎的处女？或许她该留张纸条说明自己厌世、无法与破碎人生为伍的原因，和自己为什么会选择溺死的方式。溺水应比割腕简单、较无痛楚吧？

这些细碎的想法在娜拉的脑海中互相撞击，迸发出头痛的能量来。她继续沿着海滩前进，倾听潮水争相上岸的声音，顺便将身上的宽服和裙子解下来，直接让肌肤感觉天空渐次飘落的雨滴，顿时觉得头痛已减轻不少。她继续往深处走去，穿过已被雨水淋得相当泥泞的沙滩，直到快无法走动，脚趾已感觉到冲上来的海水为止。海水再度

退去后，娜拉的脚步间也留下几道细细的沟痕。她再度看一下发光腕表上显示的时间，深夜十一点二十三分。

慢慢地，她感觉水温已超过空气的温度，脚趾因而活络起来，但身体其他部分却相对地发冷、变麻。娜拉心中暗想，苏格拉底饮下毒药临死前的感觉步骤应该刚好和她相反。苏格拉底应是脚底先麻痹，然后再慢慢转往腿部以上。

现在真不是头痛的时候。她甩甩头，想把颈部以上的疼痛摔掉，但是脑中似乎不断冒出“不，不，不行”的声音，想阻止她的行动。

她感觉水温已从脚底升至双膝，然后慢慢到达大腿间。她停了下来，让海水继续冲击这个部位，感觉自己好像正躺在上帝的怀中，受其安抚，又觉得自己好像从宙斯头上冒出的战神雅典娜。虽然如此，娜拉仍旧继续往下沉，慢慢让海水盖住自己的身体，并且悟出愈是鄙视死亡，肚脐愈像是宇宙的中心。

她心想，如果现在不是想溺水寻短，而是一条生活在海底王国的美人鱼，靠着尾鳍与奈莫船长（注：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其著名小说《海底两万里》的主角人物）遨游四海，那么借着呼吸海水维生的感觉不晓得是怎样？她突然想到自己还没读完《白鲸记》，这算不算是一种罪恶呢？如果是的话，自己会不会被飘到天堂和地狱间那块找不着边际的无名土（注：为未受洗而死亡之婴儿或耶稣未降临前死亡之善良人所暂时栖身之处）？或是会得到另一种惩罚——身心永远飘浮往故事未竟的马尾藻湖（注：位于北大西洋中，环绕百慕大群岛，最先为哥伦布于1492年航行经过而提及）时，一边受到不断翻动的书页鞭笞。

她感觉海水像个热情的爱人拥吻着她的胸部。但是她不理睬这种感觉，继续迎着水波前进，让自己的双肩也沉到海水里去，觉得自己的

身躯随着缓缓下沉的动作渐渐温热起来。此时，岸上传来数声叫喊：

“嘿！她在那里！在水里！快去救她！”

娜拉闻声后抬头，看见三条黑影从沙滩彼端向她这里奔来。“不要管我！”娜拉叫了出来。

她感觉身后溅起激烈的水花，尽管极力想让自己往下沉，却还是违愿地浮在原来的地方。她感到一阵晕眩，嘴巴和鼻子同时吐水沫，头发仿佛被抓住，然后双臂也被夹紧往上拉。她想叫喊，声音却变嘶哑，无法发出任何言语，只是呼出一阵又一阵的气喘吁吁声，最后转成哭泣。

哦！上帝，为什么要可怜我呢？

娜拉以为这些人要替她做人工呼吸，但没想到他们却将她拖到木板栈道下方的空间，其中一人解下长裤，另一人见状赶紧握住娜拉的手臂说：“嘿！我先来。”

“他妈的，”长裤已解下一半的那个人愤愤地说道，“是我先看到她的，我先来，你第二，他第三个来。”

“第三？老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娜拉忽然明白这些人不是来救她的，大喊了一声：“不，不要，放我走！”

被排到第三的那个人咧嘴笑了出来：“别急，你很快就会再尝到海水的味道了。我们先玩一会儿，再把你丢回海底。别担心，晚一点下去也不迟。”

第二个接着说：“我们只是跟大海借用一下。”

娜拉感觉头痛仍旧在脑海里转，而且有愈来愈剧烈之势。她觉得自己可以独立解决这个困境，想将头痛甩开，脱离愈聚愈密的金星群。她在心里盘算着必须想办法跟他们说话，拖延和阻止将发生的

事，一定有法子可以跟他们暂时斡旋的。

第二和第三个人抓住她的手臂并将她的双腿劈开，让第一个人爬到她身上去。

“你们不会想在沙滩上做这件事吧？干脆到我的公寓去好了，我那里有些酒，我们可以先放点音乐再……”

第一个人根本不理睬她的话，开始吻她，打断她的话。威士忌的酒味在娜拉身上制造出难受的燥热。她不断扭动身躯，翻转身子，想要脱离魔掌的控制。

“好像在跟鳄鱼摔跤。”第三个在旁幸灾乐祸地说。

“我们应该等到她沉入海底再来。”第二个也不甘示弱地插上一嘴。

“救命啊！”娜拉见大势已不可挽，尖叫了出来。“有人想强暴我！救命啊！”

此时，娜拉分裂了。

金妮赫然发现自己全身赤裸地躺在沙滩上，两个大汉按紧她的双手，另一个已解下裤子正准备穿入。顷刻间，她突然明白自己遭遇到什么危机，于是尖叫了出来。

“你们凭什么这样对我？”

压在金妮身上的那个大汉笑着说：“再过一分钟，你就会爽了。”

“你这个狗养的畜生，有种就放开我。”

金妮不断扭动身躯，想挣脱对方的控制。她先往右翻转，再往左，头猛力向上顶，顺势紧咬住第三个人不放。她觉得自己的下巴咬紧得像块绞盘都快掉下来了，随后她就听到第三个人痛得尖叫一声松开手。她赶紧用已是自由的手去攻击压在她身上那个人的命根子，五指使尽全力压下去，那个人被揍得像匹野马到处乱窜，滚下她的身躯。

第二个人看到这种情形吓得魂飞魄散，不由自主地也松开了手，像螃蟹一样往后退，但是金妮还是无意就此作罢，抓起一把沙子往他的眼睛挥去，并且爬起来追赶他，往他身上奋力猛踢，混乱中又抓紧他的肩膀，使劲地咬到渗出血滴来。

被攻击得已经快无处可逃的第二个人抓住难得的空隙逃走，第三个人见状早就拔腿开跑了，只剩下第一个人还躺在地上。金妮不顾他已被打得陷入昏迷状态，回头继续往他脸上踢，差点儿打断他的鼻梁；然而她还不肯就此松手，到近处捡一块分不清是浮木还是旧木板的东西来，想要直截了当地断了他的后代。她恨不得现在就让他一命归天，扔到海里喂食凶猛的鲨鱼。

百般愤怒中，她听到汽车驶近的声音，赶紧抬头看，发现是闪着青红灯的警车。这可是她不愿见到的，因为这辈子最痛恨跟警察打交道了。她讨厌被带到警察局里，答复像下列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你先引起他们的邪念？是不是你故意勾引他们的？暗夜里一个人在沙滩上裸行做什么？你跟他们索钱吗？以前有没有跟陌生男子发生过性关系？

每一回她想出来逛逛，偷部车玩玩，或是到处游荡，欣赏车赛，她就会任凭自己随着这种方式进行。但每次总是如此——只要有人开肇端，到了事情演变至不可收拾之际，就让金妮出来解决一切。黑暗中，她听到脚步声顺着木板栈道拾级而下，交织的青红灯光不断投射穿入栈道缝隙中。她心里暗想，也好，让别人来收拾这个残局吧！

莎莉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科尼岛的总医院里，完全不晓得昨夜发生了什么事。床前站着一个胖胖、看起来相当慈祥的护士露出微笑

看着她。经过这几年的经验熏陶，她已发现昏厥过后醒来最好先三缄其口一阵子，才会晓得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其间经过了多少时间。莎莉迅速瞄了一下墙上的钟，知道现在已是九点五十三分。她不愿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她。

那名护士静静地看着她，好像期待她先发言。她不晓得自己身在何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幸好莎莉已从护士身上别的白底黑字名牌“凡妮莉”，稍微料出来自己落到何方了。

“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凡妮莉脸上浮出一朵稍纵即逝的微笑，跟她发出尖细得像会刺痛人的声音极不相称。

莎莉皱了一下眉头说：“我应该知道吗？”

“你差点被强暴，那些欺负你的人几乎都快被你撕成肉块，所以我想你现在心里一定很烦。”

“是啊，”莎莉镇定地说，“碰到这种事当然会烦。”

“你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应该记得吗？”莎莉握紧床单下的拳头，全身感到一阵害怕，但隐藏得相当好。

“警察发现你时，你几乎奄奄一息，毫无知觉。”

莎莉别开头松了一口气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不会记得任何事，是不是？人昏过去，不会晓得发生的事。”

“我必须填写你的数据。”凡妮莉说道，顺手掏出口袋里的笔，并将垫板上的纸铺平，准备开始记录。“告诉我你的地址和姓名。”

“莎莉·波特，家住在六十六西街628号。”

凡妮莉听到后抬头看了一下莎莉，仿佛不解她大老远跑来科尼岛做什么，不过，她没将心中疑问说出来，只是微笑继续问：“有没有亲人？例如丈夫或家人？”

“我一年前离婚了。两个双胞胎的监护权归我丈夫所有。除此之外就没其他亲人了。”

“目前有没有工作？”

“还没有，但这件事发生时我正在找工作。”

“那你有没有医疗保险？”

她摇摇头说：“没关系，直接把账单寄给我，我付得起，我有赡养费。”

“医生说你已经没事了，如果想出院现在就可以办理。”凡妮莉放下手中的垫板，小心翼翼地将笔再度放回口袋中。

“我想找个人谈谈，”莎莉说，“精神科医生或是心理辅导员什么的。我已经搞混了，到底该找他们哪一个谈比较适合。”

“或许是精神科医生。为什么想找他们谈？”

莎莉叹了一口气，身子往后靠。“因为我这个月三次企图自杀，体内好像有股力量驱使我去做些事。我想再不想办法制止，我一定会疯掉的。”

凡妮莉再度拿起垫板并且有条不紊地抽出口袋中的笔，将这些话记录下来。“如果是这样，”声音像是刮在金属片上，“我可以替你安排跟我们的精神科社工人员谈谈。”

半小时后，凡妮莉推来一部轮椅将莎莉送进电梯，来到五楼的社工人员办公室。办公室外的回廊洒满阳光，门上的牌子写着：潘琪威女士。

“我就将莎莉交给你了。”她将莎莉的病历表放在桌上，“她已获准离开急诊室。”

潘琪威女士大约六十岁，小鸟依人般的身材，戴副滑稽的眼镜以及微染蓝色的秀发，给莎莉的感觉是，似乎只要她受到惊吓，就

“嗖”的一声消失不见。

“我先要了解一下你的背景资料。”潘琪威女士说，“你现年几岁？”

“二十九岁，已离婚，高中毕业，有对一男一女的双胞胎，但目前监护权属于我前夫所有。”莎莉一口气说完上面这些话，声调跟电话录音机发出来的完全相同。她知道潘琪威女士一定很好奇双胞胎的监护权怎么会归属她前夫。

“我需要人帮助。”莎莉说，“我必须找个人谈谈我的现况和感觉。”

潘琪威女士抬头看了病历表上的纪录，眉头轻皱地说：“在开始之前，莎莉，你必须明了自杀是解决不了任何事的。这里有张表格你先填，这是要你同意在接受我或我推荐的人选治疗期间，不会尝试自杀。”

“我想我不会签名的。”莎莉说。

“为什么？”

“我怕无法守住诺言，因为我感觉快无法控制自己了。”

潘琪威女士放下手中的笔，直视莎莉：“能不能请你说详细一点。”

莎莉双手互相握紧回答说：“我知道说出来一定很难让人相信，但有时候我确实觉得体内好像有股力量一直驱使我去做些会受人谴责的事。”

潘琪威女士听了之后身子往椅背靠，用笔轻敲桌面数下，又倾身向前，在留言条上写了一些东西递给莎莉。

“这是我在曼哈顿城中医院心理治疗中心认识的精神科医生。他私底下也执业看病。不过，他通常是不接受企图自杀的病人，但是因

为你的案例特殊，有股自我失控的感觉，或许他会破例收一次。”

莎莉看纸条上面写着：精神科医师——罗杰·艾许。“你看我不是疯了？”

“我不是处理此类问题的专业人员，没受过这方面的足够训练，不能遽下断言。你应该找比较能够帮助你的人深入谈谈。”

莎莉静默不语地点头应是。

“我会先拨电话跟艾许医生说明你的情况。不过，你必须先签这张不自杀同意书。”

莎莉拿起笔慢慢地签下“莎莉·波特”这几个字，我也偷偷溜出来跟着签下“德瑞·豪尔”。潘琪威女士假装没看到，但眼睛睁得滚圆，等到莎莉意会过来，起身结束面谈时，潘琪威女士早已消失不见了。

莎莉离开医院走过两条街来到布莱顿海滩高起的平台，试图借此地的景物回想昨日是怎么抵达这里的，但脑袋一片空白，无法记起任何事。搭乘地铁返回曼哈顿的途中，她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中，不断保持高度的警觉。

一个半小时后，莎莉已出现在七十二街角，在那里搭乘巴士抵达第十大道，然后向南走了六条街回到自己的公寓。当时天色已晚，莎莉夹紧皮包，神情疑虑兼具慌张地站在棕色石造的大楼外，往四周观察了一下。幸好，隔壁葛林柏先生的裁缝店还有一些顾客逗留，这让她安心不少。她总是尽量赶在葛林柏打烊前返抵家门，尽管后者已七十五岁高龄，看到他还是让莎莉精神放松不少。

莎莉一口气跑上三楼，立刻检查门窗是否有被闯入的迹象。确定没有后，她纵身进入房内，开始检查每个房间和衣橱，甚至连床底都不放过。然后又继续走到窗户边，查看上面的木条有没有被撬开。确定安全无恙之后，她再度将门上的三道锁依序锁上，并将门上的保险